

【戩/寿郊】血肉崇拜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739416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739416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戩郊 , 戩寿
Character:	杨戩 , 殷郊 , 殷寿
Additional Tags:	有猎奇注意 , 左右位有意义 , 对就是你想的殷寿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30 Words: 1,967 Chapters: 1/1

【戩/寿郊】血肉崇拜

by [byeJianGuang](#)

Summary

你不该肖想非人间存在的东西，杨戩说。

有人往花园里放了一把火，火焰在草地上跳跃，不知道谁大喊一声，快去救火，所有人开始找容器打水，等到第一盆水泼下去，他们才闻到一股燃烧过的酒精味。而在火焰扩散开的最中央，有一只烧焦了的塑料玩具羊。

众人松了一口气，无人伤亡是好事，这时杨戩从走廊路过，他手里拎着一根细细长长的柳条，对朝他问好的人点头致意。

火究竟是谁放的不得而知，所有人更关心刚刚从医院回来的殷先生身体状况如何，是否真的如那些流言所说，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的程度。

但殷先生除了一直跟着他的秘书以外，禁止所有人进出他的卧室。但有人偷偷讨论，说早上见杨戩从殷先生的房间里推门出来。

“那你没有看见殷先生吗？”

“我哪里敢，如果不是下意识躲进旁边拐角，杨先生就会马上发现我了。”

“那少爷……有人来了有人来了。”

他们的话题戛然而止，厨房外站立着的高大男人被走廊的灯照出一道影子映在推拉门上。他停了一会儿，没有推门进来，转身朝另一个方向离开。

吓死人了，厨娘用手抚着胸口，侧头问旁边的人，那是少爷吧。

好像，应该是，管他呢。

他们看了看墙上的挂钟，发现已经到了该给杨戩送汤药的时间，这下也能解释少爷为什么会过来厨房。

按惯例，杨戩这时候一般都会在书房，厨娘端着托盘走上楼，敲了敲虚掩着的书房门，里面传来一声物体碰撞落地的声音，然后是杨戩说送进来吧。

厨娘进门看见殷少爷也在，低头一瞥，地上还落着几本书。她赶紧问了声好，放下汤药就赶紧关门离开。

杨戩看着厨娘的影子从门缝里消失，走过去坐到沙发上，端起汤摇吹了吹，然后一饮而尽。他好像不觉得苦，头低下来的时候看了看立在一旁的殷少爷，笑着唤他：殷郊过来。

于是殷郊就过去，他比杨戩还要高出一些的个子，此刻垂头丧气地窝在杨戩坐着的沙发旁边，脸色不善，看上去在生气。

杨戩问他，说你父亲出院你不替他高兴吗？

哪门子的高兴？殷郊反驳，我早就不当他是我父亲。他说这话的时候还斜过视线瞧了瞧杨戩，“我父亲当初已经和我母亲一起下葬了。”

“你没看到吗？”

杨戩点头，他当然是看见了的，不仅看到殷郊的母亲下葬，还看见了殷郊在花园里烧那只塑料羊。

你烧了那只羊也无济于事，杨戩抬手摸了一下殷郊的头发，像是在安抚一只失落的宠物。

可是，可是。殷郊喃喃，说不出所以然。

他看上去更难过了，埋头沉默了片刻后，又跪在地毯上去拿桌子抽屉里的柳条。柳条是新鲜的，昨天夜里泡了一整夜的水，此刻枝条上已经泛起青色，有种马上就会抽条发芽的感觉。

他把柳条递到杨戩手边，跪得规规矩矩，一下一下地解开上身那件衬衣的纽扣。除掉上衣后，殷郊换了个坐着的姿势，一样脱去自己的裤子：本来用来拉扯衬衫的衬衫夹失去支撑，现在垂在殷郊的大腿上，像两圈腿环。

殷郊没指望杨戩能用多大力气，他需要的仅仅是杨戩在他身上留下一些独一无二，只属于殷郊的印记。

但杨戩今天的动作好像格外的轻，殷郊有些不明白，于是抬起头看向杨戩，恰好杨戩也在这时回望过来。

他停下动作，伸出手抚摸着殷郊胸口上红肿起来的鞭痕。殷郊，替我做件事吧，他手指往下一摁，意料之中听到了殷郊的吸气声。

什么事，殷郊问。

替我，“替我从你父亲那里偷来我的血肉。”杨戩低声道。

殷郊一开始以为杨戩是作为情人被他父亲带回来的，因为他和杨戩第一次见面是在自己母亲的葬礼上。一身松垮的衬衫加上被木簪束起来的长发，从他父亲身边走过来，在他母亲的墓碑前放下一只白色的绣球花。

如此奇怪，殷郊这么想。

后来杨戩也被安排进殷家住了下来，只是与殷郊所想不同，他并不是任何人的情人，他只是杨戩。

他去询问父亲，说我喜欢他，你可以把他留给我吗？

当时他父亲是怎么回应的？似乎是抓起书桌上的玻璃花瓶朝殷郊砸过来，被他躲了过去，但被墙体撞击成碎片的玻璃飞溅，划破了殷郊的脸颊。

“何至于此。”杨戩一边替殷郊擦药，一边叹气。

发黄的药液粘上殷郊的脸，他疼得整张脸一皱，但眼睛仍然看着杨戩，他说你不懂。

殷郊认定杨戩不懂，所以佯装噩梦惊醒，像一条被雷声吓坏的落水狗似的推开杨戩房间的门，冰冷的手指碰到杨戩的手臂，殷郊嘴里还说梦到了死去的母亲。

那你要什么，杨戩问，他的一缕头发还缠到了殷郊的耳朵上。

殷郊眨眨眼，我要什么，我要你留下。

杨戩一愣，说你跟你父亲有些时候很像。

具体哪里像殷郊没有问，但他知道他父亲在杨戩这里一定比不上自己，因为杨戩会答应自己的请求，在他的房间里，由柳条到身体，他是容器，容纳杨戩给他的所有东西。

所以他也同意去帮杨戩偷出血肉。

可是它长什么模样？

杨戩手指拂过额头，露出一条空洞的眼眶，被刀蛮力割开的伤口还很新鲜，他一眨眼睛，血液就从破碎的沟壑里流出来。

“你去寻我的眼睛，很好认。”

殷郊知道自己的父亲用邪术和汤药困住了杨戩，而被剜去天目的杨戩没办法在布下阵法的房间里呆上五分钟，所以也没办法从殷寿那里拿回那颗眼球。

他知道，所以烧了阵眼之一的玩具羊。

杨戩知道了这件事，也明白阵法对殷郊没用，他让殷郊去偷，所有流程轻而易举就达成。

殷寿躺在床上气急败坏，他看着杨戩的天目恢复如初，叫嚷着你想去哪儿，“没有我你想去哪儿！”

杨戩看着他，说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？我看到的是一头形容枯槁色厉内荏的狮子。

你不该肖想非人间存在的东西，杨戩说。

那他呢，殷寿咬着牙抬手指向殷郊，他不也和我一样。

杨戩不作声，冷着脸睨了殷寿一眼，转身离开房间。殷郊也马上跟了上来，等到走到楼梯时杨戩才开口，你与他不一样，他说。

殷郊立马笑起来，他跟着杨戩的距离又近了近，他问杨戩要去哪里。

不用担心，随我走吧，杨戩说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